

天使的承诺

[法] 弗雷德里克·勒诺瓦 维奥莱特·加伯索斯 著

陈筱卿 译



Frédéric Lenoir Violette Cablesos

LA PROMESSE DE
L'AN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LA PROMESSE
DEL'ANGE

天使的承诺

[法] 弗雷德里克·勒诺瓦 维奥莱特·加伯索斯 著
陈筱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承诺/[法]勒诺瓦 加伯索斯著;陈筱卿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39-2676-2

I. 天… II. ①勒…②加…③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873 号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 A-Paris 2004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8-75

特约编辑:杨蔚昀

责任编辑:曹 洁

装帧设计:高静芳

天使的承诺

TianShi De ChengNuo

[法]勒诺瓦 加伯索斯 著 陈筱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zjwycbs.cn>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字数 44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676-2

定价 35.00 元

译序

中世纪时的圣米歇尔山是一座岩石孤岛,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与布列塔尼的交界处。该岛周长约一公里。海上经常狂风大作,恶浪滔天,以打鱼为生的岛上居民常被海水吞噬。据传说称,公元708年,在位于圣米歇尔山附近的阿弗朗什隐修的圣奥贝尔大主教,连续梦见天使长(又称“大天使”、“第一天使”)圣米歇尔指着岛上的小山,让他在那上面修建一座大教堂作为朝圣地,以镇海抑风,保一方之平安。圣奥贝尔不敢怠慢,立刻组织人力物力,在78米高的小山顶上建造了该岛的第一座教堂。从此,这一带海域便风平浪静,不再有灾难发生。在随后的八百年中,至中世纪的末期,围绕着这第一座教堂,又有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应运而生,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因而成为天主教排在耶路撒冷和梵蒂冈之后的第三大圣地。如果读者们有机会前去参观的话,就会感觉到这些用粗犷的岩石建造的教堂、修道院与其说是教堂,还不如说是像一座座的城堡、要塞。在1337年至1453年的英法两国之间的史称的“百年战争”期间,有近一百二十名法国骑士藏在修道院里,依仗高大围墙、炮楼和汹涌的潮水,抗击英军,长达二十四年之久。

圣米歇尔山整个岛宛如一座庞大的建筑物,由一片广阔荒凉的海滩与陆地相连。每天,海水涨潮时,海滩被海水淹没,该岛便成了一座海上孤岛,突兀在茫茫大海之中。因此,圣米歇尔山这座人们称之为“圣山”的山被誉为“西方世界的奇迹”,197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享誉整个欧洲。

该岛严禁各种车辆上岛,包括自行车也在被禁止之列。游客只能沿着长约两公里的通道徒步登岛。其惟一的入口名为阿斯旺门,进门登山,到教

堂大约需要走二十分钟。其盘山道为青石板铺就。街道两旁,旅游纪念品商店和小餐馆小酒店,林林总总,其中有一些甚至是百年老店。圣米歇尔教堂和修道院皆为哥特式建筑,蔚为壮观。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尖顶上,有一尊手执长剑的圣米歇尔雕像,最高处距海平面 157 米,比其脚下的小山要高出一倍。修道院历经五个世纪才竣工,法国 19 世纪的著名作家莫泊桑称它为“花岗岩的珠宝”。修道院于 1658 年曾被改作国家监狱,1811 年被改为国家博物馆,馆内珍藏过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手稿本。不幸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修道院被洗劫一空。

我们的这本《天使的承诺》就是以这座名闻遐迩的圣米歇尔山为背景的。该书系一本历史悬疑小说,作者用时空交替的手法,几乎是一章讲述中世纪的传说,一章描述 21 世纪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交替地展开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其中发生在中世纪的谋杀案与发生在 21 世纪的谋杀案因果相连,紧紧相扣。主人公为一位名叫若安娜的三十多岁年轻美貌的女考古工作者。她在七岁的时候,曾随其父母亲第一次前来圣米歇尔山游览。当晚,她便做了一个神秘而奇特的梦,梦见一个无头僧人站在祭台上方的梯级上,用拉丁文对她说:“只有挖掘方能到达天堂!只有挖掘方能到达天堂!只有挖掘方能到达天堂!……”由于这个儿时神秘的梦的影响,她最终成了一名考古工作者。一天,若安娜与她的情人——一位有妻室儿女的文化部主管历史遗产的高官,英俊的中年男子弗朗索瓦——一起前来圣米歇尔山度周末。在参观修道院的地下圣母院——地下骸骨室的时候,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她儿时梦境中的情景,恍惚之中她又看到了那无头僧人立在那居于祭台上方的楼梯上。因此,她一心想解开这个谜。在她的情人弗朗索瓦的帮助下,她终于从克吕尼修道院的挖掘工地调到圣米歇尔修道院这边来,主持挖掘工作,以寻找传说中的地下隐藏着的圣物。热爱考古工作且一心扑在挖掘工作上的若安娜经多方了解,终于获知关于无头僧人罗曼的传说。罗曼是圣山修道院的一名僧人,主持建造圣山的大教堂的工作。一天,因搭救几位遭匪徒打劫的朝圣者而身负重伤,被紧急送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的女村医莫伊拉家治疗。经过莫伊拉运用祖传秘方的医治,再加上她的悉心照料,罗曼终于起死回生,逐渐康复。两人因多日日夜厮守在一起而日久生情,彼此产生了爱意,尤其是莫伊拉更是对罗曼心存一种强烈的爱。以至伤愈后,回到圣山上的罗曼与莫伊拉在夜间的修道院里又偷偷地幽会了几次。不幸的是,此情此景被同时暗恋着莫伊拉的修道院教士长、书写室主任阿尔

莫迪尤斯发现,引起他妒火中烧,不能自己。更何况莫伊拉骨子里是个世代相传的德落伊教教徒,在信奉基督的罗曼眼中,此属邪教,异端,所以他便以基督教义来开导她,教化她,劝她皈依。而莫伊拉实际上是其祖先的宗教的最新一位保卫者,是其祖先秘密的守卫者,在她的一再要求之下,罗曼最终改动了其师父修建新教堂的图纸,没有去动藏有莫伊拉祖先秘密的地下石窟。抓住了莫伊拉是个异教徒这一把柄的阿尔莫迪尤斯,为公为私报仇的心理占了上风,便向院长神父、主教以及施主公爵告了密,导致不愿皈依的莫伊拉遭受了大自然的四大元素——空气、水、土和火——的酷刑折磨致死。无可奈何的罗曼悲痛欲绝,遂假装魔鬼附体,在好友奥斯曼的帮助下,被送往阿弗朗什精神病收容所,从此隐姓埋名,活了下来。四十年后的1063年,罗曼终于得知莫伊拉之死为早已升任修道院院长的阿尔莫迪尤斯所导致,便在地下圣母院内的一个地下秘窖中与阿尔莫迪尤斯相遇,对质,意欲将后者杀死,替莫伊拉报仇雪恨,但不幸的是,自己反被早有所准备的阿尔莫迪尤斯先下了手,被后者杀死,并砍去了头颅。但阿尔莫迪尤斯并未逃过劫难,被跟踪而至的当年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姐姐受酷刑致死的莫伊拉的弟弟、又聋又哑的布鲁昂杀死。

考古学家若安娜经仔细研读旧时手稿,多方调查了解,终于弄明白了地下圣母院下面藏有密室或洞穴,里面肯定藏有很大的秘密。在她的两名考古队员被杀害的情况之下,她并未被吓住,反而毅然决然地不顾禁令,独闯地下圣母院,寻找地下石窟。正当她发现了其中秘密的时候,她的新情人,在圣山上以开古董商店为名,实为克尔特人后裔、且为其祖先秘密的守卫者的西蒙,将她的出路堵死,自己驾上小舟逃向大海。若安娜在绝望之中,终于发现了机关,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秘道,从地下逃了出来,重见天日。最后,在驾车返回圣山的时候,不幸车子失控,车头陷入泥沙之中。在昏迷之中,恍惚间,她看见已让其身首合一的那个罗曼僧人,终于中止了被罚在天地之间飘荡的生活,站在了云端,在天国的门前,向她微笑,向她致谢……

该书为维奥莱特·加伯索斯(女小说家,著有《如雪一般的血》等)和哲学家兼作家的弗雷德里克·勒诺瓦(著有小说《秘密》等)合著。

该书情节复杂,时空变化剧烈,令人读起来常有提心吊胆之感,但又不忍放下不读,可以说是让读者拿起来就想一口气读完。因此,可读性很强。

主要人物表：

若安娜：年轻美貌的女考古学家，一心扑在考古工作上，为解开圣山无头僧人之谜，不畏艰险，不怕压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圣山挖掘工地的考古小组负责人。

弗朗索瓦：年轻英俊的文化部高官，有妻室儿女，系若安娜的情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在部里四下活动，帮助若安娜完成了调往圣山考古的心愿。

罗曼：11 世纪时圣山上的一名僧人，是圣山教堂的修建工程负责人。因负伤而与异教女村医相爱，最后被其教友阿尔莫迪尤斯杀害，砍下头颅，成为“无头僧人”。

莫伊拉：克尔特人后裔，德洛伊教教徒，祖先秘密的守卫者。因与罗曼相爱，又不愿听从罗曼的教化，誓不皈依，而遭酷刑致死。

阿尔莫迪尤斯：当年的修道院教士长，书写室主任，莫伊拉的暗恋者。发现莫伊拉为异教女子后，向上告密，导致后者受迫害致死。四十年后，登上修道院院长的宝座。

布鲁昂：莫伊拉的弟弟，聋哑人，最后杀死了阿尔莫迪尤斯，为其姐报了仇。

西蒙：克尔特人的 21 世纪的后裔，以古董商人之名在圣山开店，实为其祖先秘密的守卫者。后爱上了若安娜，但为了坚守自己的保卫者的职责，差一点儿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心上人若安娜。

“必须挖掘方能到达天堂”

第一章

贝多芬交响乐曲在一阵铜鼓声中戛然而止。若安娜的脑子里还回响着那最后的乐曲声,她得竖起耳朵去辨别下一个片断的音符。渐渐地,美妙的乐曲又萦绕在轿车内,但它那凄婉的音调却让若安娜喉咙发紧。悲叹哀诉之音像刀子似的在刺痛她的心,它宛如一个单调的音符、一个缓慢的叠句一样,不停地在重复,又像生活一样地缠绕着人,挥之不去。

年轻的若安娜听出来这是拉韦尔^①的《悼念已故公主的孔雀舞曲》。她把脸扭向车窗,免得让开车的同伴看到她每每听到这支曲子时便会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泪水。

尽管时值9月,阳光普照,但沿途的景色却是一片黯然,凄切。由于乐曲的震撼,泪水已模糊了若安娜的眼睛。

“比埃尔,我的弟弟,”若安娜心里在想,“这支曲子是为你而作的,是你短暂人生的乐曲,除了发怒以外,你的人生充满了柔情,但一丝忧伤已经初见端倪……”

像比埃尔一样,拉韦尔的“公主”也从不反抗,她听着仙声妙乐般的笛子声、哀婉的提琴声、忧伤的弦乐声,如梦如幻一般。作曲家的曲子结尾却是不敢恭维的:在一个柔和的跳动之后,乐曲宣告结束,令听众仍心存期待,等着一个叠句出现,但叠句始终也没有出现。乐曲终止了,但若安娜仍禁不住期待着,期待着那些没有奏响的音符像一丝复活的希望似的重新响起来。

她关上收音机,以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动。

^① 莫里斯·拉韦尔(1875—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喔唷，”她声音发颤地说道，“我们过了去勒阿弗尔的岔道了……现在正驶向冈城和下诺曼底……我希望你别把我带去多维尔，我不想与巴黎来的游客们混在一起……”

“我知道，”弗朗索瓦平静地回答道，“你放心吧，我们不去多维尔……你相信我好了，你不会失望的，我们去度过一个如你所喜爱的神秘而浪漫的周末！”

“去卡布尔？”若安娜惊问道，“你该不会坏到要把我带到你在卡布尔的家中去吧？”

弗朗索瓦脸红了。他对自己与若安娜的关系颇觉罪过，所以并无胆量把她带到属于他妻子玛丽安娜和他在卡布尔的住所去。若安娜看出自己这么一挑明把弗朗索瓦弄得十分尴尬。

“请你原谅，弗朗索瓦，”她说道，“我出言不慎，这是因为我对你妻子和你的孩子们无一丝一毫的嫉妒心……不过，我对有关你的一切都非常地好奇……你刚同他们度过了一个月的假期，可你什么也没跟我讲过！”

“我也一样，我对有关你的一切同样也非常地好奇，若安娜……而且比你还要好奇得多，”不想谈论自己家庭的弗朗索瓦回答道，“并且我还与你相反，我还很嫉妒！”

“噢，是吗？”若安娜假装惊讶地说。

“是的！我嫉妒有另一个男人始终盘踞在你的心中。”

若安娜皱了皱眉头。

“今年夏天，你没有同他一起度假，”弗朗索瓦继续说道，“是的，同他……或者不如说是同他的幽灵，因为你在四处寻找他，但是，此时此刻，他却是看不见的……”

若安娜明白弗朗索瓦说的是谁，便放声大笑，并温柔地抚摸着男友的大手。

“你说的是你的一个情敌！你嫉妒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神父于格·德·塞姆尔，可他在1109年就已经死了！不过，我还是应该指出，多亏了你，我的精力才集中到他身上！”

“是呀，可我要是早知道他那么地让你牵肠挂肚的话……再说，你的这个情人大概是死于12世纪，但是，他那泛白的尸骸比我的骨架更让你心醉神迷！”

“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你，我到克吕尼才只有两年时间，”若安娜回答

道,“但我并不示弱,我坚信他的坟墓就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它,哪怕是把我的整个一生都奉献出去,我也要找到它……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你骨架的赞赏……”

“你把你的整个一生全都献给克吕尼,献到那个洞穴之中,与死人们待在一起!你与你所尊崇的于格处于同样景况之下终其一生的!”

若安娜松开了弗朗索瓦的手。

“你继续挖苦吧!如果我最终让我的手……让铁锹触及这座陵墓的话……”她继续说道,她的蓝眼睛变得更蓝了,“你明白此事的影响,包括对你的影响会有多大吗?一座失踪了几百年的坟墓,一座无人知晓其下落的坟墓,一座说不清它是否还存在的坟墓!这是一座主持着鼎盛时期的修道院院长神父的坟墓,他就相当于是是一位国王啊!他就是中世纪的一位图坦卡蒙^①啊!你想想,他的骸骨中该藏有多少的宝贝啊……发现了它的话,我们可能会从中获得多少这一时期的情况啊……”

“这下可了不得了,现在你以诸王谷中的霍华德·卡特^②自诩了……你在幻想着荣光罩身了!”

“我像卡特一样,视荣光如粪土,”若安娜冷冷地回答道,“另外,你忘了,我是助手,并不是工地主任。……因此,如果有一天坟墓被发现了,那功劳也不会是我的……而且,我对这些也并不介意,我所想要做的是,挖掘,挖掘,再挖掘!”

“这正是我所说的……有一天,你将变成鼯鼠的!”

若安娜陷入沉思。考古学家这一行当并不是她的第二性,而是她的本性。无论她身在何处,她都禁不住在聆听人工破石时所传达的信息。而石头们也在对她说话。即使是被泥土掩埋着的断垣残壁都在向她叙述一些神奇的故事,而她则不停地拨开掩盖着它们的浮土,使之重见天日。弗朗索瓦对她的这种生活选择感到痛苦不堪,因为她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与活人的爱情关系……而是考虑对已死事物的那种爱恋。

“弗朗索瓦……”若安娜吻了吻男友的手指说道,“我这只鼯鼠答应你,至少这个周末,一心扑在你的身上……用一只细刷子像刷一块罗曼时期的石头似的抚爱你,并避免使用铲头对待你……”

① 埃及十八朝(新帝国)时期的法老。

② 英国埃及学者(1873—1939),于1922年在诸王谷发现图坦卡蒙的坟墓。

弗朗索瓦歪过头来,想要吻一下她,他眼睛盯住她,没去看前方。

“小心点!”她嚷叫道。

弗朗索瓦嘟囔着坐正身子。

若安娜笑了,她在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他俩已驶入冈城郊外。

“说实话,弗朗索瓦,你这个周末在外度过,编什么瞎话了?”

“我没编任何瞎话,”弗朗索瓦冷冷地说,“因为我不愿意对玛丽安娜撒谎。我只是跟她说,有个工地要开工,我得去看看,而且还有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卷宗得审查,必须得见见历史建筑部的主任……也提到有你在场,这是事实!”

若安娜摘下她的小眼镜,用嘴咬着一条眼镜腿,怀疑地噘着嘴。

“历史建筑部……你都胡编些什么呀?”

这时,车子已经把冈城和高速公路甩在了右边,径直驶上通往圣洛城^①的一条国家公路,然后,又把圣洛城甩下,继续向着西南方向驶去。

“这不是诺曼底,”若安娜说道,“是布列塔尼? 历史建筑部……是圣马洛?”

弗朗索瓦冲她甜甜地一笑。

“我就是给你一个惊喜! 在我们到地方之前,你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

“那好,既然如此,那我就睡上一会儿。井下矿工无假期,只好休息一会儿……以便待会儿精力充沛!”

“我加速了!”

她闭上双眼,蹙紧眉头地待在副驾驶座上。她在寻思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她对弗朗索瓦竟然又将工作与娱乐搅和在一起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她知道,这种带有罪恶感的安排是他俩继续相会的惟一办法。突然,她感到懒洋洋的……她也许本该去度假的,去过上一个真正的假期,因为她还积攒了许多的假没有休哩! 但是,她的朋友们都忙得很,没有空,自己一个人外出度假她又觉得不爽……另外,她已经猜到那座让她牵肠挂肚的坟墓肯定存在,但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是不是搞错了? 它是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不管怎么说,反正她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工作! 不,这个周末先不考

^① 法国西北部城市,芒什省首府。公元6世纪,库唐斯主教圣洛将其祖传庄园捐献出来修建教堂,后发展为城市,后人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虑工作,她是同他在一起,不想去挖土刨坑……她把手搁在开车的男友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她与他第一次相遇是两年前在克吕尼的泥坑中,他的聪颖与温柔令她心动着迷。弗朗索瓦是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是历史学教师,又是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是文化部考古司的副司长。

因拥有这么多的头衔,他便前来克吕尼视察由文化部发起并资助的一处新工地。其实,这并不是他的职责。他的角色令人称羡但遭人嫉妒,主要是因为他以其部长的名义作出决定,并在巴黎的一间办公室里批准或拒绝在国家级的保护遗址上进行考古挖掘。不过,他很喜欢在古旧的石头中间转悠,特别喜欢与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人们交谈。那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勃艮第修道院的残砖断瓦中蹒跚。当时工地主任保尔不在,是若安娜及其同行们从土坑中跳上来,迎接这位杰出的国家代表。他身材魁梧,西服笔挺,官高位尊;若安娜记得他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因自己的一身皱巴巴的脏衣裳而颇为羞怯,她腼腆怯懦地站在他的面前,那模样更像是一个地铁工人,而不像是什么中世纪考古工作者。但是,他却向她伸出了一只坚实而温柔的手,而且用他那琥珀色的直率而和善的目光盯着她。她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当她领着他参观工地的时候,他俩久久地谈论着她对考古的绝对热情,谈论着她的人生乐趣:罗曼艺术;该艺术同样也让弗朗索瓦这位高官感兴趣。弗朗索瓦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征服若安娜;后者的抗拒倒并不是来自她本身,因为她一遇见他,便为之折服,而是源自弗朗索瓦本人:他尽管很有魅力,但却并不是一个诱惑者,更不是一个追蜂逐蝶者,一想到会把自己的家庭关系搞个天昏地暗,他就胆战心惊,止步不前了。这倒并不是因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而是牵涉到他对妻子的一份深沉而真挚的爱,他不愿意让妻子因此而痛苦不堪。这种感情并没有让若安娜沮丧绝望,相反却让她心里十分踏实:在这个时期,她因与另一位考古学家的动荡不定的艳遇而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所以她希望今后能与一个男人保持一种平和的关系。如果与另一个女人分享这个男人是她为了获得一份并不损害其生活意义——她的工作——的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她愿意接受它。渐渐地,通过耐心与技巧,她成功地征服了弗朗索瓦,但尽管她对他情有独钟,她却从未使他的婚姻处于危险当中:十个月来,他们一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两人相会也是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之中进行的。若安娜妥善地处理着这种三角恋爱关系,并未感到心里不平衡,因为不时地与弗朗索瓦幽会使她得以继

续投入她的挖掘工作,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当她睁开眼睛时,她隐约看到一块路牌,她突然脸色苍白。她连忙把眼镜戴上,好看清楚一些:没错,她不是在做梦……

“啊,你又来到这儿了,”弗朗索瓦大声说道,“我们快到了!你睡得好吗?”

若安娜没有吭声。她面色铁青,竭力地掩饰自己的慌乱和忧伤。

“怎么,睡上一小会儿就说不出来话了?”弗朗索瓦问她道,“你看见路牌了,现在你知道我们是去哪儿了吧!”

若安娜太知道了。她双手颤抖地放在腿上,眼睛透过挡风玻璃盯着一个想象中的点,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啦?”弗朗索瓦扭过脸来不安地问道,“你不舒服?瞧你脸色好苍白啊!到底……跟我说话呀!”

“我……没事的,”她勉强地吐出这几个字来,“大概是……鞍马劳顿的关系,先坐火车,然后又坐汽车……我本不该睡着的……我觉得浑身发软……”

弗朗索瓦把仪表盘旁的杂物箱打开,取出一些湿纸巾递给他的女伴。

“喏,亲爱的,用它擦擦脸,一会儿就好了……幸好,我们这就到地方了,一间舒适的旅馆房间在等着我们……啊,你看,你看!”他兴冲冲地对她大声说道。

在一个弯道口,在黄昏的霞光中,一个不可思议的身影凸显在一片紫罗兰的田地里。汽车沿着这片田地行驶了几公里,那石头的金字塔越来越近了。弗朗索瓦赞叹不已,没有说话;若安娜因为害怕而一言不发。在这巨大的图腾基底,陆地突然消失,代之以一片汹涌的海水。片刻之后,汽车驶上了堤岸。

“矗立海上的仙女堡……”司机弗朗索瓦背诵道,“‘耸立在雾霭之中的灰色影子……落日黄昏时分,一片沙滩泛着红色,整个无垠的海滩都是红彤彤的;惟有那陡峭兀立的修道院远离陆地,独立于黄昏之中,宛如一座梦幻中的寺院,如同一座梦中宫殿般地令人震惊愕然,奇特而美丽,令人难以置信,犹如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高耸入云!’莫泊桑的描述,一点不错……在这秋分时节,大潮涌起之时,请让我给你介绍‘几乎被大海包围的圣米歇尔山’!”^①

半小时过后,若安娜坐在了一张双人床的床边。弗朗索瓦跪在她的面前,双手搂抱住她的腰肢,亲吻着她的粉颈。她身子往后仰着。天花板白兮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兮的,没有什么特色。他解开她的衬衣,露出了她的一双丰乳。她的双手按住他的胸脯,按在让她精神恍惚的皮肤上……他的皮肤呈褐色,暗暗的,没有一根毛,……十分光滑。那是一种诱人的肌肤,……稍稍有点油腻但却非常光洁,惹人怜爱。天花板的白皙是那么的冷漠,那么的整洁!但是,上面渐渐地出现一些形象。她看着弗朗索瓦,免得去看那些形象。她抓住他的头发,亲吻着他的嘴唇,吮吸他的双肩。她迷恋他的汗味……甜甜的,热乎乎的……他的褐色肌肤散发着剩余的面包的香气。她把脸贴在弗朗索瓦的脖颈上,像一只猫似的颤抖着,这勾起了她儿时贪馋的那种回忆。他的身子宽厚高大,魁伟厚实,但也柔软可亲。她自己的身体早已体会到了那种熟悉而不可抵御的激动。他在呼唤她。但是她的目光却在凝视着白色的天花板,上面有一个人影在飘忽着。那是一个暗色的形状,轮廓模糊不清。当他伏在她的身上,插入时,她闭上了眼睛。他在跟她说话,但她却听不见。另外的一些词语撞击着她的脑子,有一句话在她的额头上,粉颈上,划出了一条条痛苦的沟痕来,夹杂着肉体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痛苦。天花板上被一些黑漆漆的石头所充斥,有一座楼梯在虚空中往上盘旋。她的眼睛顺着梯级往上看去,突然碰到一个黑色的身影,那身影缓慢地扭过身来……弗朗索瓦的喊叫声让她的思想又回到了她的身体里。她目光茫然,但她却看见那身影仍留在自己的体内。然后,它便离她而去。

“若安娜……”喘息甫定之后,弗朗索瓦说道,“若安娜,”他把她紧搂在怀里又喊了她一声,“你觉得怎么样? 好吗? 我觉得你好像心不在焉……我做得不好?”

“不是的,我亲爱的弗朗索瓦,”她蜷缩在他的怀里回答道,“你在胡猜乱想,我向你发誓,真的太舒服了……抱住我,紧紧地搂住我……”

他带着无限的柔情紧紧地搂住她,非常高兴能同她待在一起。他回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她足蹬一双沾满泥土的粗制皮鞋,穿着一条如她湛蓝眼睛一般颜色的破牛仔褲,戴着一副小眼镜,头高昂着,头上满是黏土,鼻子上布满可爱的红色雀斑,长长的褐色秀发结扎在背后,头戴一顶美式鸭舌帽。他心想,考古这个行当十分艰苦,属于尖子从事的职业,而且几乎不是女人应该干的,实际上也很少有女人干这一行的,更何况她又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更是绝无仅有了。

当若安娜目光闪亮地谈论着罗曼艺术的时候,弗朗索瓦由一开始的惊讶转而变成了强烈的崇拜。二十八年来因对克吕尼Ⅲ的执着向往,她一鼓

作气地考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这位三十三岁的小女子,激动不已地谈论着筒形拱顶和半圆拱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从这个年轻女子身上散发出一股对自己艺术的爱的力量,这使弗朗索瓦立即受到了感染。后来,他便感到害怕,感到一种由于爱上她之后的恐惧,并且担心这会为他的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家庭对他来说,是他生活的避风港,是他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是他力量的源泉。他曾拼命地抗御着自己的感情以求自保,同时也为了保护玛丽安娜,但是若安娜太强大了。每次他俩相会时,他都被一种极其强烈的欲念所攫住——他在这之前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甚至跟他妻子在一起也没有这种强烈的欲念——为这种肉体的和精神的欲念所控制,以致最后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他掌握不好这种三角关系,但是与若安娜的秘密往来却使他得以维持着自己的家庭,这是最为重要的。

他俩走出旅馆。弗朗索瓦领着若安娜沿百年战争^①的围墙情意绵绵地散着步。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条真正的巡查道。她脱去了她紧邦邦的长裤和软塌塌的衬衫,换上了一件丝质短裙,穿上一双红色轻便女鞋,然而,尽管她穿得轻松舒适,焦虑不安却有如一件铁质胸衣,束缚着她的身体,使她透不过气来。

“你真了不起……”他轻声细气地对她说,“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地迷人……说实在的,我们一直都在谈些其他的事了,使你无暇跟我讲述你让我感到惊讶的那些事……我猜想,你大概对圣米歇尔山了若指掌,不过,这一次,我俩将一起为它所折服……”

若安娜狠狠地喘了口气,然后才回答道:

“我……我要让你好好地惊讶一番,不过,说实话,我早就关注克吕尼和维泽莱^②了,而由于圣米歇尔山并不是一座克吕尼式的修道院……所以我根本谈不上对它了若指掌……”

弗朗索瓦闻听,不禁为之一惊,但随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真没想到你对圣米歇尔山从未感到兴趣!不过,这倒是太好了……我将可以让你了解它的神话!我自儿时起就对它入痴入迷,我一直在关

① 1337至1453年英法两国间的战争,因持续一百多年,故名。起因于两国王室争夺富庶的佛兰德斯和自英王亨利二世起英国在法国境内占有的领地。

② 系罗曼式艺术建筑的一座修道院,始建于公元860年,为本笃教会的修道院,11世纪时,成为一处朝圣地。

注它……”

若安娜的心被捉住了，她凝视着灰蒙蒙的浪涛，它们正在冲击堤的岸坡，侵吞停车场，接近碉楼。

“譬如那海湾：潮水涨起的速度快得出奇，转眼间便抵达岸边！每秒钟涨一米，波幅十五米！我之所以使用‘抵达’一词，是因为公元1000年，那儿还是一座岛屿：没有堤岸，没有使岛屿部分地成为沙地的圩地。……幸好，潮水把这一切全都淹没了，摧毁了把它与陆地相连的那不大的一块土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马上就又得下车步行，像虔诚的朝圣者似的走到山上去！汽车就用不上了……我们将把车子停在那边，你看见了吧？人们通常是乘坐往返渡轮或徒步，从吊脚步行桥上过去。”

若安娜沉默不语。弗朗索瓦见状，以为她对其所言不以为然。

“你是对的，我亲爱的，我是个差劲儿的导游，我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必须从头开始说……为此，必须先上山去……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以便回溯历史……来吧！”

他很兴奋，攥住她的手，领她走进一条条铺着青石板路面的小街巷和穿过村庄的狭窄梯道。街巷两边，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店的铸铁招牌彼此相互仿照着前面的店家招牌。镇上的住宅修缮得十分好，一色的木筋墙，所取的名字也古色古香：“洋蓟屋”、“蒂法纳宅”、“盖斯兰府”、“鲑鱼群房”……随即他俩沿着石阶而上，只见一些小花园、数百年的老树在迎接着他们，一直到达顶端，比比皆是：圣米歇尔修道院雄伟庄严，金色的尖顶直插云霄，他俩不得不仰头而视，惊叹得微微地张开了嘴巴。

“到了！”弗朗索瓦喘了口气，高兴地说，“十三个世纪之前，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咱们先别进去，好吗？过一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再进去不迟……现在么，你跟着我走！”

他俩从其他的一些梯道继续往上走着，两腿酸疼，气喘吁吁地到达了修道院的教堂。那独树一帜、令人炫目而又浪漫无比的一览无余的景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特别是一对对的夫妇或情侣。海水现在已经没及通过那条讨厌的堤岸连接陆地的圣米歇尔山的脚下了。

海浪阵阵，水天相连。浪与浪之间形成一条条呈粉红色的浪迹。若安娜在护墙上坐下来，看着红彤彤的夕阳，心里乱糟糟的。弗朗索瓦清了清嗓子，把手放在年轻的若安娜肩头，凝视着大海。

“从前，在一片充满雾气和暴雨不断的沙石和海水、极易产生传奇故事